



水
心
文
丛

泥与焰



黑陶 著



古吴轩出版社



水心

文丛

泥与焰

黑陶 著



古吴轩出版社
中国·苏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与焰 / 黑陶著. -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04.10

ISBN 7-80574-875-6

I. 泥… II. 黑…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692 号

责任编辑: 长 岛
封面设计: 蒋 浩
装帧设计: 长 岛
责任校对: 沈家山
责任印刷: 蒋家宏

书 名: 泥与焰

著 者: 黑 陶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 458 号 邮编: 215006

E-mail: gwxbs@126.com

电话: 0512-65232286

传真: 0512-65220750

印 刷: 无锡市江溪书刊印刷厂

开 本: 630 × 960 1/16

印 张: 17.75

字 数: 14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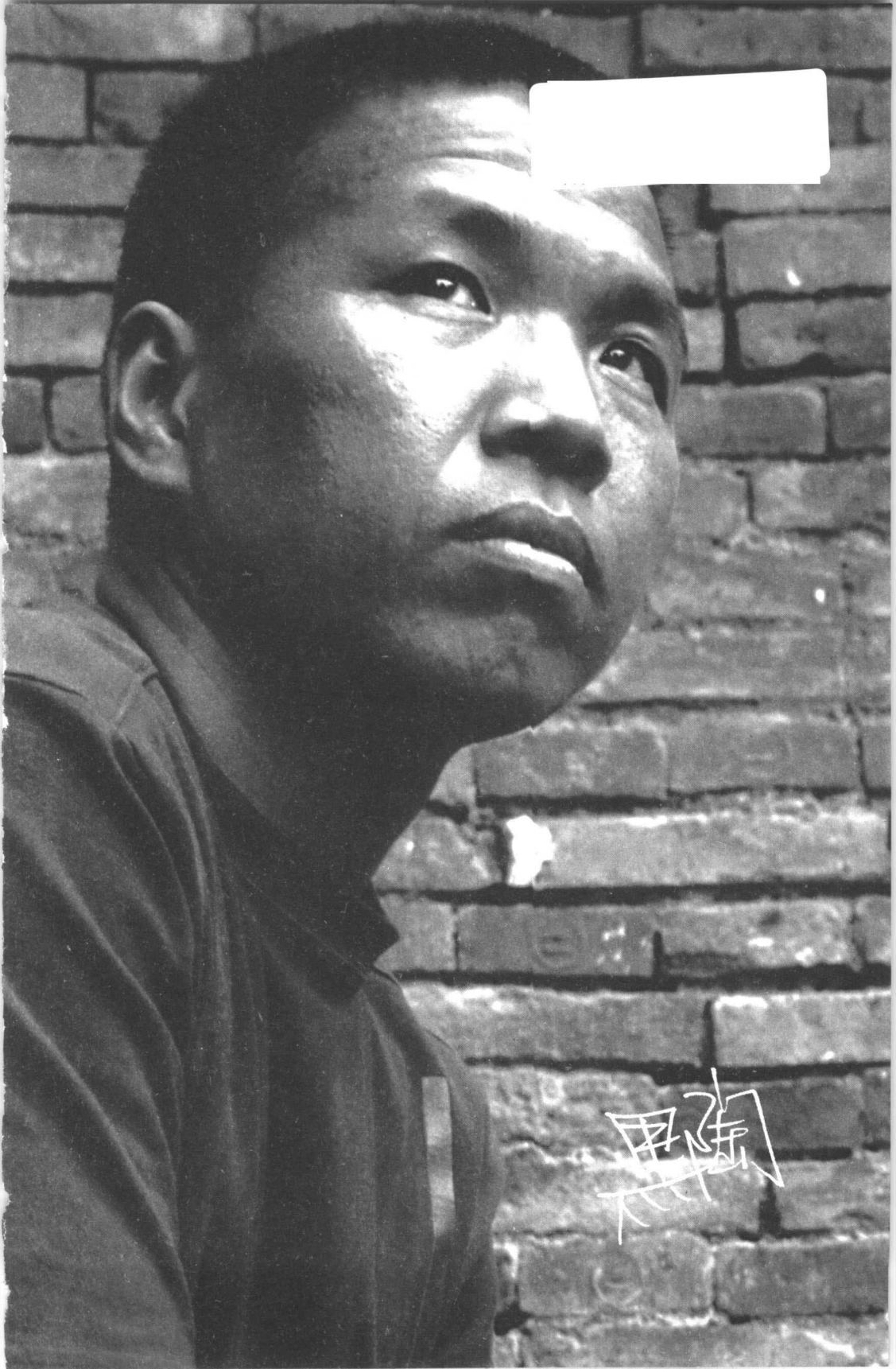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80574-875-6/I · 013

定 价: 22.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



田陶

故乡之所以是故乡（代序）

刘烨园

近年来，朋友们在一起议论散文，最厌恶的多是当下类化的泛滥——如对历史旧事（许多事亦未必可靠）的浅薄抒发，如对世间生存的平面描绘（流行的、新公式化的语言与仿制的非个人感受）……然而厌恶归厌恶，大家都知道，如此类化的结论依据是“片面”的，因为这是就公开发表的作品而言。真正拥有“含金量”的散文并不是没有，只不过她们太难有问世的缝隙罢了。

正因如此，读到黑陶的《泥与焰》时，我的饥渴，感到了深深的慰藉。于是不止一次地读它。常读常新。且相信，它所蕴生的，一定比我所感受到的要更多。

这是当下少见的“神性”写作（心灵、悟性），而非流行的知觉写作（庸常的知识与感觉）——这使它的有可能发表不了的悲剧之美，也同时在写作的过程中，以人格感动着作者自己与他人；这亦是一个人的生命之定力与自信、美感与热爱的自给自足——文中传统与现代相融的语言个性，蒙太奇的讲述方式，眉批法与注释法的活用……诸多的艺术手法的探索与切合，都不是一个身心浮躁的名利之徒所能抵达、所敢抵达的；它的语言是对语言的尊重与呵护，就像语言生来就有亚马逊丛林的气质一样（而多少“作者”却是挥鞭抽打着语言，只

视其为工具为奴仆——多么粗暴又功利的工头呵)。

黑陶的“个人”是真正的个人，生命是真正的生命，因为他生存在惟己才有的、独到又立体而非平面、仿制的文本自身的生态之中。是的，是生态，人应该是一个生态。文本应该是一个生态，正是生态——那些潮湿而蓬生的细节，那些沉旋且起涌的节奏，那多聚少散的声部，那朴实却又有华的色彩，使《泥与焰》不仅拥有了空间还拥有了时间。而时间，才是他真正成为他自己，成为黑陶文字的精髓所在。

时间永远是艺术极为难得的分量与境界。它不是数字，不是年代的标识，更不是语言的讲述——它靠的是“气”，是即使生命消失了，神性也依然存在的真谛，是贯穿在文本生态之中，时时处处，可触可叹的那脉鲜润、丰富，沧桑与悠远……

这是一炷心怀泥与焰的精神烛香，这是一些身藏五谷与桑麻的文字——场景与细节，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代啮噬不伤的卓然独立的惊奇，有如在闹市或高速通衢的哪儿，你不期然走进古老与现代参差的“边城”，又不期然路过那方湿苔天井，而在依然有人居住的青瓦堂屋里，那钵从江河源头一路盛开而来的“红景天”，在桌几朝气盈盈，生机盎然——因为她来自游人罕至或纷纷中途即止的远方，时间与神喻的远方……

这使我更加说不清它是什么。但我知道，它是大地之所以成为大地，故乡之所以是故乡的原因。就像当年的《阳关三叠》，异国的《哈姆雷特》一样——她们活在自生的时间之中，亦是时间使她们永远活着。而那些——不堪卒读的一切，原因亦简单至极：因为它们不拥有时间。

比如当下，以及迄今不足二十年的许许多多的“作品”罢。

2001年11月-2004年1月

目 录

故乡之所以是故乡（代序）	刘烨园
--------------------	-----

幻稻与火焰	1
阴影灼烫	3
吴越草木札记	6
镇江	11
红木	13
灶	14
夜叉	18
狗	22
说童年方言的地域	24
内部	26
一条街道的忧郁和神秘	28
油，或油菜	29
湖州想像	33
火焰地	34
南方中国的雨	36
白色	38
浚边公路	40
四月之书	43

河流的四种说法	45
米	47
岷亭	49
东坡肉	51
古琴名私记	53
散发和呈现南方特质的弘一	57
像夜晚一般狰狞的粉尘	58
麦	60
气息的后宅	61
大海	63
漫长清贫生活里的美好一刻	64
洪水	67
南方	70
夏季闪烁	81
闪电	83
镇	84
雨	89
致	90
吴谣：儿歌	91
神鱼	94
露水	95
花果疏	96
芦花	102
下午的讲经	104
夜晚的河流上	106
一个诗人	108
吴谣：情歌	110
梦	114

古龙窑	116
晚暮	118
农宅形式	120
蠡河	126
酒席	129
祠	131
油坊	132
粥	134
痴女婿故事	135
一个关于中国的隐喻	138
泥土与火焰交织之地	139
词汇	143
雨意浸渗的岁暮故乡	144
路途	147
陈独秀墓	149
旅馆	150
塘溪	152
伤	154
吴	156
午后	159
山中一夜	161
夏脞录	166
幽凉汉语的面影	174
八月空旷	176
河边仓库	178
漆黑	179
时间之伤	181
合新厂	183

往丁蜀中学之路	189
九月之书	197
收音机	201
一天上午的乡村	202
夜晚	206
正午	208
虹星桥镇	209
江东	211
楚之梦	212
乡镇	214
一句话	216
黎明	217
早春	218
一个背书包的少年在寂静行走	219
乡戏	222
夜与街	225
运河	226
三种颜色	228
赤壁	230
竹	232
河埠	237
一个人的一瞬	239
在书场	241
三月二十九日	244
我在湖边的房子给你写信	246
少年忆（一份备忘）	248

幻稻与火焰

黑色码头上是潮湿而且零碎的灯火。竹篮的把手很高，在黎明前清冽的浓夜微射细腻的光芒。长木椅子前残存菜叶、瘪稻和烂桔皮的凹凸砖地上，新捉的小猪在扭动的麻袋里拼命叫唤。叫声稚嫩、焦躁又带着明显的丝丝恐惧。它们又小又圆的年轻嘴盘，因为恐惧，使劲在磨拱着束缚它们于更深黑暗内的麻袋——有的肯定已经出血。明灭的烟蒂。新鲜而又温热的猪粪气息。讲话，咳嗽，嚼脆响的油条，动物的叫唤，清冽的让人感觉发冷的夜雾……黎明前简陋的乡镇候船室内，捉好小猪的乡人在等待早班的轮船回家。更为广大的滨湖地区，农民们此刻仍在继续着他们安静踏实的睡眠。繁忙的秋收结束，那穿州过省，翻越山峦，并和遥远的湖水连成无垠的南方稻火，已经收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疲惫却甜甜的梦里，依然充满了稻，翻涌着的湖浪般的黄金之稻。一束束弯垂的沉甸甸的作物火焰，被他们从大地上抱起（怀抱火焰的人在大地上移动！）；雪亮如镜的锋刃里，谦逊结实的稻谷之火，正瀑布似的泻满冬天幽深的仓廩。哦，激烈的梦又是如此平静。……像一颗硕大的黑水晶露珠悬挂在一下子变得空旷的苏南平原的额顶，黑暗黎明越聚越沉。现在，这颗又黑、又沉、又亮的露珠依然没有滑坠，远处公鸡的一

声啼叫中，她正忍受着保持最后的、疼痛般的……平衡。

1999 年 11 月 9 日

阴影灼烫

红焰闪闪的窑场和周边长满农作物的田野都属少年们捉迷藏的范围。在陶器与火焰隐秘的缝隙间跑累了，黑影憧憧的人形就会移到已经结满露水的空旷田野。卧倒，屏住不出声响（让呼吸急促的寻找者经过头顶而不被发现）。齿间、鼻前、耳旁充溢夜晚的嫩叶、花朵和破碎露水。植物几乎迸溅出来的暴力气息将剧烈的心跳深埋，而天空，则是稀疏明亮但却急速倾斜的一条银河——这片暗黑、似乎望不到边的茂密“胡花浪地”（苜蓿地）。寻找者走远了，卧倒的人便从茂密的花叶地里跳起来（裤子的膝盖部位肯定已被研濡的汁液染青），并得意地大喊大叫着跑向窑场内火焰旁的“归家”处。他胜利了。

焰滴丁当的窑场，还是少年们用火刑处置老鼠的地方。工厂附近积满杂物的陈年住屋，鼠迹斑斑。身尾肥硕却异常敏捷的这些阴暗嗜爱者，即使在白昼，也会大胆地钻出它们躲藏的神秘居所，一只或两只，穿堂过室，转着贼溜溜的圆亮小眼珠，钻啮床脚，偷吃剩菜，打翻碟子，忘乎所以之余，甚至会露出尖利的细齿，去咬睡觉孩子的鼻子。因此，恶毒的老鼠人人愤恨。对付它们，鼠药基本不用，因为怕吃了药的鼠烂死家中，居民们总是去蠡河边的供销社

买来闸鼠的铁丝笼子。笼子呈长方形，其中有小钩与铁丝闸门相连，只要稍微一碰钩子，相连的闸门就会自动关闭（小钩用来挂诱饵，饵一般用一小截油条或半个油豆腐）。将装置好的铁丝笼子放在老鼠可能出没的角落，一夜过后，总会发现有只长着数根细须的家伙在里面惊恐钻营。这种时候，少年们便又迎来了热爱的游戏。一人提了沉甸甸的笼子，沿路呼朋引伴，向窑场奔去。原来在煤堆旁沉闷喝茶的烧窑工人见到有鼠的笼子，顿时也振奋了精神，会兴致勃勃地主动拨去观火眼的塞子，让少年拿笼子凑上去，小心翼翼地扳开闸门，将开口一方对准火眼。笼内的老鼠以为来临了生机，倏地一下冲出笼子，随之，白焰的窑炉内腾起一小团红色的火影，围观的大人孩子便一片欢腾（极少的机会，扳开笼闸时老鼠也会乘隙逃窜，惊恐万分地翻越煤堆，钻入垒成丛林状的泥坯阵中，令追赶不及的观者扼腕痛惜）。

火焰是乡镇生活的核心，是擎盖滨太湖这块地域的一张巨大荷叶，几乎家家户户都从这火焰中讨得一份自己的生计。人们从连绵于江浙皖交界处的南山中挖取五色陶土，运回炼泥，再在家庭作坊中用此制成壶、盆、罐、杯、瓮、坛、水底和泥质假山，上釉或不上釉，在太阳底下将泥坯晒干，进而堆放上一节节的有轨窑车，运进民居近旁饥渴已久的火焰肚腹，经过柔软火舌的死命舔舐，最终成就为金光鉴人的美妙陶器。经年累代的火焰生涯灼烫，有实力的窑户总将家屋造得高大宽敞，以此来换得休憩和睡眠时的清凉。毛氏家族是乡镇上的大姓，犹记得他们的屋前庭院，葡萄满架，绿阴匝地。两只硕大的荷花陶缸排放在庭院下场，缸中分别矗立有一人多高的巍然陶质假山，由于岁月久远，假山上苍苔湿碧，斜生的微型绿树枝繁叶茂，并点缀有许多同样微型的亭、台、楼、阁和陶石小桥，宛若戏台上的仙界。缸内满水，莲叶田田，有火红的鱼影在莲叶底下或隐或显……而身边的火焰仍如河流，翻滚汹涌于乡镇无

穷无尽的窑炉，不舍昼夜和四季。在火焰投布下来的阴影里接受生活，不论少年还是老者，通常都是又黑又红，就像那种透明的、能看见血液在其中周流不息的古老琥珀。

1999 年 11 月 12 日

吴越草木札记

【商陆】大的植株宛如矮树。茎近乎愤怒地粗壮、傲拔，生长于岩坡的累土之上或砾石的山道之旁；茎色呈浓艳的“洋红”——吴越农村人家过年蒸团子时点在团子顶端的喜色。因为深秋的抽汲，近地的植叶正在次第枯蔫，缓慢变黑。但整个植株仍然是粗壮、傲拔的烂漫。艳红茎上成串成串的累累黑果是柔软的，“胭脂籽”——这种植物的儿时土名是如此形象！乌珠般黑果内包孕的，是红汁，快要涨破薄薄黑皮的浓艳红汁，这种浓艳红汁在狭小的果皮包封的黑暗世界内沸滚、奔撞。由于一只苍翠蚱蜢的轻踏，或草尖上一阵风的轻摇，偶尔的黑世界里急不可待的红汁就会喷射出来，疾行于短暂的空中，最后落在山岩的那缕浆色，便是浓缩的、秋天的霜血。

【仙鹤草】形象的命名。鹤与草的共同处，在于“又细又长又硬”——这是鹤腿，也是草茎。再加上茎端细致繁密的小簇黄花以及纤瘦弱小的几片叶子，都使得此草雅洁，在深秋的群草丛中顾影自立，特别具有了飞禽中鹤的某种丰神。

【干棵】植株很高，花像芦、荻。宝剑状叶片的边缘满布锋利锯齿。相传：1.朱元璋曾用干棵利叶轻易割下牛头；2.鲁班发明锯子，就是受此草启发。

